

李春平著

NAIHE TIAN

长篇小说

奈何天

天

县要出大事了

山风县要出大事了。出大事的日子里总是伴随着诡谲多变的天气。风天气出乎意料地另类，另类得一塌糊涂，雨也玩酷，日也作秀。下的是夹生雨出的是夹生太阳。两种完全相反的物质结伴而行。

■ 修订版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奈何天

NAIHE TIAN
李春平 著

长篇小说
修订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春平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奈何天 (修订版) / 李春平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13-3103-2

I. 奈…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725 号

奈何天 (修订版)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陈杰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圣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数 292 千字

印张 16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284029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经 小雅 采薇》

1

山风县要出大事了。出大事的日子里总是伴随着诡谲多变的天气。天气出乎意料地另类，另类得一塌糊涂。雨也玩酷，日也作秀。下的是夹生雨，出的是夹生太阳。两种完全相反的物质结伴而行从天上掉下来，连空气都变得迷迷茫茫，晕晕乎乎了。气象部门不得不在电视台对这种天气情况做专业知识介绍。不少市民非常纳闷：山风县是怎么啦，连天气都分不清公母了！

大事出得匆匆忙忙而又顺理成章。杨子晨任县委书记才一个多月，就对那些贪官庸官下了毒手。算他狠！他一次免了五个局长，分别是公安局局长王国强、工商局局长张某某、信访局局长和另外两名副局长。自从他到山风县工作以来，记不清是多少次签署任免文件了。无论是哪次，都不像今天这样沉重，感觉出雷霆万钧之力的存在，感觉出笔下的风雷涌动，感觉出他们的命运随着他杨子晨三个字的迅速落到纸上而变成了永远的定格。他把杨子晨三个字写好，填上日期，然后端详了一下，他觉得他那三个字在纸上站得稳稳的，像三个行得端坐得正的人一样，昂首挺胸，气势不凡。他把文件交给了机要秘书，说：“让他们赶快打出来，送发出去。”机要秘书是个中年妇女，脸色一沉，嗯了一声。正要走开，杨子晨问：“听说我们那个打字员王小孩是王国强的女儿？”机要秘书又嗯了一声，有些悲悯地说：“是的。你现在才知道？她还是当兵出身的呢！女儿打印父亲免职的文件，是不是有些难受？”杨子晨说：“不仅是难受，是残酷。”机要秘书咧嘴一笑，到打字室去了。她残酷地将文稿递到了王小孩手上，说：“杨书记说了，要马上打印出来。”

也许就是从那时那刻起，县委办的人就看到王小孩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没有了滋润，满脸如丧考妣，忧心如焚。其实她早在十几天前脸上就没有笑容了，只是这天更加明显。那一张红头文件彻底消除了父亲王国强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王小孩特别注意到了，父亲另走一路，一人单行，跟其他任免文件是分开了的，别人都叫免去职务，只有父亲叫撤销职务。作为一种时代的政治语汇，她非常清楚它们的分量，免职是轻言细语的，而撤职则是恶狠狠的，咬牙切齿的。两种不同的措辞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走向。

常委会决定一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消息。这次免职的都是政府系列的领导，县委的任免通知还要经过政府下文，正职要通过人大常委会举手表决，以体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大家都相信人大只是一个过路机关，它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更何况，县委常委会在决定这一重大事项时，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列席参加会议的重要人员之一。不是常委，胜似常委。尽管五个局长的乌纱帽还没正式摘下来，有关文件还在规定的组织程序中旅行，可人们相信免职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你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

在五个免职干部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公安局局长王国强了。王国强功底深厚，多年来，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山风县城的人们用“三个一”来总结他，称他是组织任命的一只恶狼，百姓供养的一条疯狗，山风上空的一颗灾星。有这“三个一”，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在山风县当十年公安局局长以来，早就民怨沸腾了。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事件中找出一百个让他倒台的理由。可问题是，王国强把公安系统搞得越乱，他越是走红，知名度也就越高。人们在什么时候看见他，都是一副杀气腾腾威风八面的样子。

正因为王国强很凶，所以，王国强就在孩子们的童话世界中活着，堂而皇之地扮演了一个恶魔的角色，这个角色具有古典神话色彩。县城一些小孩喜欢夜晚啼闹，要大人哄，从前哄孩子，说大灰狼来了害怕，现在说王国强来了害怕。大人们说：再哭，王国强就来了！孩子就惊恐地抱紧了大人，不敢哭了。他们相信王国强比大灰狼凶得多。因为王国强一手遮天，因为王国强说抓谁就可以抓谁。而且王国强的爱好也非常独特，喜欢玩枪。除有时在高山远地狩猎之外，便是枪毙死刑犯。那些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人便成了他手中的玩具。一般说来，枪毙死刑犯只打两枪，由武警执行。本县的犯人他还是知道回避的，他不亲自上手，让武警去干。可外面抓到的没人收尸的犯人就一样了，反正你打十枪八枪家属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把他没法。王国强就喜欢拿他们的脑袋作为靶子，一打就是五六枪。打得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规定是从犯人的后脑上打，他有时却喜欢从正面入手，有时把肠子

都打出来。有人担心犯人在临死之前会把他的形象摄入脑海，带到阴曹地府去，其实用不着担心。弥留之际的犯人是没有这种胆量的，他们在枪毙之前都在浑身颤抖，眼睛微闭，视线模糊，不会瞪着大眼看着对方的子弹往脑门儿上射来。王国强就打得很潇洒，也很愉快。他巴不得外地来的犯人都判死刑，好给他过枪瘾。而武警们也乐意让王国强亲自干。没几个武警愿意枪毙人的。原因是枪毙人之后他们老是做噩梦，有时一连几天吃不下饭，想到脑浆那些事儿就恶心。王国强身子好，胃也好，他既不做噩梦，也不恶心。只觉得枪毙人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工作上，王国强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抓赌。不论青红皂白地乱抓，由此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限愤怒。山凤县是个欠发达县，地处西部边远地区，经济落后。文化活动除了看看电视，便没有别的了。打打麻将便成为众多老百姓的业余活动。一些退休干部、下岗职工，有事没事便聚在一起玩玩，以消磨时日。公安局及下属各派出所则是把所谓的抓赌当成了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们常常潜伏在一些居民区，倾听楼上的麻将声音。一旦有动静，便紧急出动，现场抓获。动不动就罚款三五千元。即使抓到以玩烟酒取乐的人，也在罚款之列。老百姓就不明白，他们平时没事打打小麻将有何不可，又不是以此赢利！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王国强是非常懂得培植财源的，他并不是要求各派出所每天都抓，每月都抓。常抓不懈就是杀鸡取卵，奖金就会发得少了。他知道，要是全县老百姓都不打麻将了，就断了公安局的主要财路。有一段时间，由于抓赌过盛，老百姓连玩扑克“拱猪”都不敢了，王国强得知后就着急起来，下令三个月之内不许抓赌。等老百姓打牌的积极性起来了再抓。因此他们是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扫荡。然后又戛然而止。而每回在抓赌时，那些活跃在县城的真正的赌徒，他们照样带着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资金驰骋在赌场上，赌甲A联赛，赌世界杯，赌轿车的双单号。从容自得，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县里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又总是不能告破，一个一个全都成为悬案，不了了之。两个歹徒在保险公司持刀行凶，硬是逼着会计把保险金交出来，一个警察在路过时竟然闻风丧胆，迅速躲进了附近一个朋友家的小店里，唯恐人们知道他是警察。一个派出所所长在新年元旦时爆出特大新闻：他在强行让一个发廊小姐用嘴给他进行特殊服务时，发廊小姐不堪其辱，一口连根咬去，所长痛得喊爹叫娘。事后，小姐得知自己咬的是派出所所长，吓得仓皇逃跑，从此不知音信。发廊老板娘和其他女孩子七手八脚把派出所所长送到医院。别的事情可以掩饰，那一圈深深的带血的牙印却是铁证如山，不医又不行，要医就会露丑。于是消息便从发廊和医院两

个地方迅速传开。该所长是王国强的关系户，王国强为了掩饰其丑闻，让他对外说是他老婆咬的。为了保住老公的体面，又羞又恨的所长老婆只好忍气吞声。人人见了她都是一脸怪笑，害得她两个月不敢出门。伤好之后，所长终于把根留住了，王国强只给该所长换了个地方，继续任所长职务。那些称霸一方，横行乡里的恶人更是有恃无恐，甚至公开打着王国强的旗号大搞违法经营。王国强害病，害起了一幢房子。母亲去世时，他收取的礼金竟达五十万元。他的手机一般是不过季的。用警察们的话说，王局长换手机，比换裤衩都勤。

因为有各种名目的罚款，财源茂盛，公安局的内部办公条件比金融部门都豪华，大门口更是像贵妇人一样打扮得珠光宝气。多了些妩媚，少了些庄严。对于新修办公楼的资金来源，居民们编着这样的顺口溜道其来龙去脉：

在押犯人去打桩，
嫖客输送水泥浆，
麻将桌上码砖块，
野鸡床上造门窗。
各种罚款加起来，
就是一幢新楼房。
不抓坏人抓罚款，
玷污法律黑心肠。

几个月前的 2001 年元旦时，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公安局大门上竟贴上了一副警钟般的对联：

上联是：有黑有白有红，独独没有王法，幸好百姓眼里明是非
下联是：不公不安不正，偏偏不抓坏蛋，试问山风何时享太平
横批是：黑白公安（寓意警匪一家）

对联贴出，全城大哗。人们不明白的是，元旦那晚天气特别寒冷，贴对联的家伙是怎么把对联贴上去的，门卫怎么又没发现？公安局的人上班发现这副对联时，对联内容早已传遍了整个县城。而该局为庆祝元旦佳节的一副喜庆对联竟被压在下面了。王国强这天在家里休息，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局里，责成刑事侦查科的人员马上进行调查。之后他把这天晚上值勤的门卫贺

子良狠狠训斥了一顿。他问贺子良：“你昨晚看见半夜有人在门前没有？”贺子良说没看见。王国强说：“你他妈的是不是打瞌睡去了？”贺子良说：“我一点多就睡觉了。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王国强连连骂了几声饭桶后，就气势汹汹地离开了。贺子良就低着脑袋在门房抽烟。

贺子良有点心虚。他以前是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五年前因调查一起流氓案，涉及到王国强的侄子王小虎，并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贺子良不知道王小虎是王国强的侄子，一下子犯了天条。在禁赌时，城关镇派出所在贺子良家里抓到了四个正在打麻将的人，原来这天正是贺子良母亲的生日，来客没事，就打打麻将取乐。谁知由此给贺子良定下罪状，说公安干警带头赌博。为从严治警，王国强将他做贬职处理，发配到门房上班。有苦难言的贺子良写了二十多份检查都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当门卫就一直当到现在。后来贺子良经常从其他同事家看到打麻将的场面，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打麻将就属于正常的娱乐活动，而他打麻将就成了赌博？他多次写信到上级有关部门，但均无下落。贺子良只好咽下这口气。事情过了好久，当他知道王小虎是王局长的亲侄子时，才知道这是王国强的报复行为。所以，公安局门口出现这种对联，贺子良就非常高兴，他觉得这副对联要贴得满城都是才好。他就要看看你王国强逞凶到什么时候？

威风凛凛的王国强遇到了另一个威风凛凛的人，这就是杨子晨。两强对阵，狭路相逢，其间必有一勇者。杨子晨从三年前在山风县当县长时，就不断接到群众关于王国强的情况反映。可王国强在处理与县级各单位关系时，又是左右逢源的。在县级五大班子中，没有多少人说不好的。在许多领导的眼里，王国强是一个能干人物。他在杨子晨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但杨子晨并不买他的账。杨子晨是一心一意要扳倒他。作为县委书记的杨子晨，他是心知肚明的：一个公安局局长坏了，老百姓不仅会对政府失去信心，一个县的治安工作都会烂掉。杨子晨要扳倒王国强也不是件容易事，第一他是公安局局长，第二他是县委常委。县委常委是市里管的干部，政治待遇是副县级，跟杨子晨只差半级。在去年严打前夕，杨子晨觉得时机到来了，他提前跟县长蒋也哉通了个气，就拿着他手里握着几十封群众来信来到市委书记焦明亮那里，要求撤销王国强的县委常委职务。杨子晨就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包括群众编的顺口溜都给焦明亮念了。焦明亮一听，说：“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到底是山风县刁民多，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杨子晨说：“肯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群众对公安局意见很大。王国强在公安局任局长十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不倒，整个公安系统就会烂掉。”焦明亮

说：“好，我支持你。”有了这句话，杨子晨下定决心了。

杨子晨到山风县工作之前，是金安市市委书记焦明亮的秘书兼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焦明亮对这个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是信任的，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焦明亮当市长时，杨子晨就是他的秘书，不仅文章好，笔头子快，更重要的是他人聪明，有政策水平，原则性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山风县历来是个问题县，全市最有名。志书上记载，这里“多刁民，善诉讼”，又刁钻又喜欢打官司，自然就不是好惹的。历届市委领导对这里都很头痛。本市的一些重大案件和重大事件，如杀人案、森林火灾、重大车祸、下岗职工集体上访，都出在这里。市委往山风县派干部向来是个难事。许多干部不愿到那里去工作，害怕干不出政绩，反而惹一身麻烦，搞坏了自身的影响。而一些派到那里的年轻干部，常常是硬着头皮去，好像上刀山下火海，英勇就义似的。即使去了，也用不着一两年就想方设法往外调，他们通过借口和各种路子跑市委，仿佛调离了山风县就逃出了苦海。杨子晨就是在安排不下去干部的时候，调到那里去当县长的。当时市委一些领导非常担心，害怕他去了镇不住台。因此引起了一些争议，说山风县恶人太多，如果弄得不好，反而误了杨子晨的前途，这样就害了他。与其下去，不如就地提拔他当市委办公室主任。可焦明亮反对把身边的人就近提拔使用，非要让他下去锻炼不可。杨子晨下去后，果然不负众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下工夫整顿干部作风，使山风县的整体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干部群众的反映很好。他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公安系统入手的。几年前，县交警大队曾办了一个驾驶员速成班，每个学员交五千块钱，在一个月內拿到驾驶执照，总共培养了一百多名驾驶员。这些驾驶员中，有耳背的，有色盲的，分不清红绿色就有三个。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驾驶员先后在一年内出事，出事造成六十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群众反映强烈。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一辆严重超载的私营客车从悬崖上摔下去，瞬间把三十条活生生的生命送上天堂。还有五人成为终身残废，其余的二十一人是不同程度的受伤。当地群众称他们为职业杀手。为此，一些受害人家属无数次上访，要求惩办职业杀手的罪魁祸首交警队队长，但毫无结果。杨子晨上任后就从此案开刀，终于将交警队队长以渎职罪逮捕。此事使杨子晨在山风县声名大振。有人开始称他为铁腕人物。

那么，现在杨子晨要拿掉王国强这个毒瘤，坚决把他从县委常委这个位置上清除出党，乃至要清除出公安部门，可见他是横下一条心了。如果是一般人物或普通事件，杨子晨绝对不会找到市委书记，找到市委书记，就意味着事情的非同小可。焦明亮清楚它的分量，并给予高度重视，他马上召集市

纪委、市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的负责人进行紧急商讨，并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赶赴山风县，进行秘密调查取证。为调虎离山，市政府专门提供了一次到南方考察的机会，让王国强随团考察去了。于是，严打工作就由县政法委副书记龙明山挂帅。之后，抓获了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开办集团公司为名，下设一个地下赌场，三个歌舞厅，一家按摩中心，一家饭店。他们先后作案达五十多起，还负有命案在身。两起沉寂了多年的杀人案告破。经过突击审讯，供出了他们的老大是王国强的侄子王小虎、幕后老板便是王国强的事实。之后，连夜对王国强家里进行了搜查，搜查出现金五十万元，存折十个，上面存有人民币三百万元。另有高档烟酒，古董多件和手枪一支。当王国强随市政府考察团回来时，面对他的便是直接批捕。他自己不知道的是，他在随团考察时，其中有两名工作人员就是专门负责监视他的。

连同王国强一道撤销职务的，还有信访局局长。信访局局长没有行贿受贿的劣迹，他只是平庸，不干事。山风县群众来信来访量大面广，每天都有大量信件进入。他让工作人员对一些重要信件进行登记，另外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则当成了废纸处理。信访局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没什么额外收入，他们就把那些信件集中起来，连同旧报纸卖给造纸厂，以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长期以来，他们坚持不懈地这样做着。本来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这次却碰到了鬼。造纸厂的一个职工反映厂长的经济问题的一封信，意外地落到了他本人手里。他是在处理这些废纸时发现他的原作的，上面盖有信访局的收件章。他一气之下把原件寄给了杨子晨。在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上，杨子晨把这封信拿了出来。杨子晨说：“这种视人民群众来信为儿戏的局长，只有一条路：撤！”就这么撤职了。会议还决定撤销工商局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每天都讲着很正确的话，每天都说着没用的话，精简工商营业执照的审批程序叫喊了几年，可办个公司照样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把执照领到手。前年杨子晨还在当县长时，就把这件事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一年过去，审批程序非但没能精简下来，反而增加了。杨子晨认为，这种办事效率，要指望在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免去了他的局长职务，作为正局级调研员处理。

他杨子晨横下一条心要免去这五位局长职务，除了市委书记焦明亮给他撑腰打气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县长蒋也哉。杨子晨在给焦书记当秘书时，蒋也哉是市工业局副局长，比杨子晨小一岁，两人是比较好的朋友。他是三十五岁时到山风县当副县长的。他早就知道山风县不好搞，下来时满

腹牢骚。临走前，杨子晨给他饯行，两人碰杯，蒋也哉说：“老弟我喝的是一杯苦酒啊！”杨子晨说：“你老弟别这样讲，把你放下去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往上提。用不了几年，你老弟就是市工业局局长了。但你要一步走到局长的位置，还嫩了点。”蒋也哉说：“我回来的事情就靠你了。你到时候多在焦书记面前美言几句，把我早点弄回来。”杨子晨一口答应下来。可没想到不出两年，杨子晨又要下去当县长。市委当时的一个方案是把蒋也哉调回市里依然任工业局副局长，原因是他在山风县工作情绪不稳定，有些镀金的短期考虑。焦书记把这个消息给杨子晨通了个气，杨子晨说：“如果把我放到山风县，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蒋也哉留在那里做我的助手。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也合得来。”焦书记听信了杨子晨的话，就推翻了市委的第一个方案。杨子晨到任后，蒋也哉就成了常务副县长。蒋也哉知道，他之所以没走成，就是因为杨子晨起了作用。可作为朋友，蒋也哉并不记恨杨子晨，他明白这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当然，杨子晨的到来也彻底打消了他近期调回市里的梦想，同时也更加增添了他要干一番事业的决心。结果两人配合得很好，杨子晨一去，蒋也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一直抓工业的蒋也哉在投资环境相当差的山风县，率领一班人马不停蹄地上下奔跑，连续上了两个投资项目，并对濒临瘫痪的几个乡镇企业逐个进行分期整治。杨子晨当县委书记后，蒋也哉理所当然地当了县长。对县委要求一次免去五个局长职务的事，一贯支持杨子晨的蒋也哉当初也有点顾虑，他怕造成干部情绪的波动，使大家产生人人自危的感觉。他也曾经建议杨子晨下刀慢一点，把那些不称职的局长们逐渐替换下去。他打了个比方，山风县的情况就像一个得了慢性病的人，不可能一服药就能治好病，要慢慢调养。一次下药过猛过量，反而会搞坏身子。杨子晨是个急性子，他就蒋也哉的比方打比方说，为什么有些慢性病的人在长期不能治愈时就喜欢找老中医看病，是因为老中医下药足量，不像年轻医生那样缩手缩脚。配方不一样，药量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像王国强那种人，下手迟一天都会对工作造成损失，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个班子是软弱无能的。所以要把刀磨快些，快刀斩乱麻。蒋也哉觉得杨子晨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在常委会上是全票通过。

一下子免了五个局长，全县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认为杨子晨是吃了豹子胆，急于想干出一番政绩后调出山风县；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当了县委书记，在本县登上了权力最高峰，上台就要给一些表现不好的人以颜色看看，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好基础。所以，作为一个铁腕人物，他比当县长时下手更狠了。但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杨子晨之所以胆大，他有市委

书记焦明亮撑腰，背靠大树好乘凉。他完全可以在讲究策略的前提下，毫无顾忌地大干一场。而且在这之中他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他跟那些任免的干部都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想扫除山风县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发展步伐加快一些，加得更快一些。天地良心，日月可鉴。

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张子非，中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宣传部工作，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他最先看到免职文件，笑咪咪地看完后，兴高采烈地说：“屁说放就放，雨说下就下，官说免就免。爽气，杨书记真是干得爽气！”

办公室的周末末白了他一眼，说：“你别干叫唤，有胆子你就写个消息出去。你就写：《一个书记刚上任，五个局长一齐免》。”张子非说：“何必写得那么委婉，就写成《一个书记上任，五个局长下课》。”这时，主管新闻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肖像走进来，看看文件，皱皱眉头说：“我们宣传部不要当这种恶人头，一写就是得罪人的事情，好像人家一下台我们就往死里踩，要写就让那些记者写去。”

张子非就讨厌肖像的那副嘴脸。在宣传部，他是一个把屁股叫做臀部的人，一般说来，能够把屁股叫臀部的都是比较文雅的。普通人不这么叫，直接叫它屁股，就是常常坐着需要它支撑身体的地方。叫臀部好像有种陌生感觉，又像经过翻译了一样。可肖像就一直叫臀部。此外，肖像也是那种只有两个人便想当组长的人，一心一意地往上爬，从写新闻开始他就只会说好听的话，唯恐得罪了有关人员。张子非说：“你就那么个胆子，宣传部不能惩恶扬善，还是党的宣传部吗？厦门远华走私案，成克杰的贪污受贿案，中央不是照样昭告天下吗？只有把它亮出去，才能证明我党反腐倡廉的决心和信心。”肖像言之凿凿地说：“前不久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已经讲了，新闻报道要以反映正面为主，那些阴暗面的东西少写一些。”肖像说完就出去了。他好像专门来检查工作似的，常常一副领导的模样，扔下几句话就走。肖像刚刚离开办公室，周末末就吐了一下舌头，冲张子非一笑，说：“你知道吗，肖像跟王国强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公安局破获的大小案件都由他写，他还给王国强写过两次人物专访，市报上了一整版。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国强就是他肖像吹出来的。正因为如此，王国强才把肖像的妹妹弄到公安局当文书。前几年不是清理以工代干吗？他妹妹就是以工代干，而且正是清理之后调去的。现在王国强一倒台，他心里就难受。少了一个恩人。”张子非一听，就明白个中原委了。张子非点支烟，说：“难怪他表情那么苦难。这事儿我偏要写，我就不相信会触犯王法。”

两人一直聊到十二点之后。中午吃饭，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

进餐厅排队，张子非就想故意去晚一点，免得排队。直到大家都快吃完了，张子非才和周末末一道来到餐厅。正好这时杨子晨也来到餐厅吃饭。以前杨子晨也都去得晚，通常是和其他副县长或副书记一道去，今天是他和蒋也哉在一起。张子非和周末末打了饭，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他不想跟领导坐得太近。正在举目四顾时，杨子晨说：“小张，过来。”张子非就不好不过去了。他看了周末末一眼，两人端着饭走过去，与杨子晨和蒋也哉面对面坐下了。杨子晨说：“最近忙些什么？”张子非说：“什么都不忙，领导让我们写啥就写啥。通常都是一些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所以见报率很低。原因是我们所写的事，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别人早已写过或干过的，那些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又不能写。”杨子晨说：“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抓了那么大两个地方恶势力犯罪团伙，使多年来的积案一举破获，可以写嘛。”张子非试探性地说：“一写就要涉及他们的后台老板，面就大了。”杨子晨说：“你们的宣传思路有问题，一写正面，就给人物涂脂抹粉，树立假典型，随心所欲地拔高；一见阴暗面，好像就给改革开放抹了黑。可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些假典型的背后，又有多少阴暗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报道，看起来是正面宣传，其影响却是负面的。”张子非一笑，说：“杨书记真是火眼金睛。现在县委这么大的动作，这么大的决心，完全可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了。把中央和地方传媒的记者都请来，让他们看看。”蒋也哉停下吃饭，想问清楚，说：“你指的是什么？”周末末看了张子非一眼，示意他别往下说了。可张子非视而不见，说：“就是五个局长免职的事啊。让那些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局长下台，表明了山风县在反腐败和在抓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最大的正面。”杨子晨看看蒋也哉，说：“这个建议不错，可以考虑。”

也许是张子非的话启发了杨子晨，饭后，杨子晨就把蒋也哉叫到了自己办公室。蒋也哉以为把他叫去喝茶，他有午睡的习惯，杨子晨一叫，他又不好不去。杨子晨给他泡了一杯酽茶，让他醒醒瞌睡，然后说：“张子非的想法真是不错。我们就是坚决清除腐败，坚决要让能者上，庸者下。”蒋也哉说：“如果真要举行新闻发布会，那就不能以党委的名义，而要以政府的名义了。这样吧，明天召开一个常委会，让大家谈谈看法。”两人都是雷厉风行的作风，一拍即合，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大家一直认为这是宣传山风，鼓舞山风人民斗志的大好时机，也是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好时机。会议决定由宣传部负责通知新闻单位，以县政府的名义举行新闻发布会。

2

新闻发布会的效果出人意料。新华社以《山风县整顿干部队伍下硬功》为题发了通稿，上至《人民日报》，下至地方报纸和各地晚报都转发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张子非也深入公安局采访，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横行十年的地方恶势力的覆灭》的长篇通讯，因为涉及到原公安局局长王国强，按照规定，文章是应当给副部长肖像看一下的，但张子非害怕通不过，便交给了《金安日报》的一个记者，前面加上记者的名字后全文见报了，而文章的写作者张子非则标明了本报通讯员。几篇文章在报纸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新华社的通稿，成为全县各级干部和各单位收藏的报纸。以前的报纸都是看看后先放在报夹上挂着，然后再收起来，然后再卖掉。可那几天的报纸不一样，成了山风县反腐倡廉，锐意改革的一个见证。无疑，这是给县委和县政府脸上贴金的事情。

杨子晨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做得比较漂亮的，如行云流水一般。他一向不喝酒的，晚上高兴，他让通讯员小郑到街头给他买了几个小菜，拎一瓶六元钱的四川尖庄，把蒋也哉叫来划了几拳。他们两人都住在县委政府机关大院里，前几年单身领导都是住在办公室，杨子晨到山风县后才对办公室进行了改造，专门给县级领导建了宿舍楼，每间房子大约七十来平方米。老婆小孩来了也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还可以自己做饭。杨子晨从来没有做过饭，甚至连水都没烧过，一是忙，二是懒，三是有通讯员负责端茶递水什么的，用不着他自己劳神。他对生活没什么特别的要求，能将就便将就。他说上帝赐给人类一个肚子，就是让它装那些五谷杂粮的，只要无毒无害的东西就能把肚子撑饱。有一段时间，县委办和政府办曾商量过给领导安排小灶的想法，领导们工作辛苦，没日没夜的，有时候下乡回来三更半夜，机关食堂早已关门，他们就只有饿肚子。可杨子晨没有同意，他说本来安排小灶无可厚非，目的是为了领导下乡回来的吃饭问题，但这样一来，会把县级领导与普通干部隔开了，有的人就会趁机提意见。这点困难大家先克服一下吧，以后再说，杨子晨一句话给否定了，以后就再没有了下文。

通讯员小郑把菜买好端上来，杨子晨就去叫蒋也哉。蒋也哉住在同一层楼上，离杨子晨只隔了两间房子。中间的房子空着。蒋也哉听说喝酒，兴致就来了。他早就想喝酒了，本来就有酒瘾，但却一直没有喝酒的场合，即使

陪上面来的领导吃饭，那也是浅尝辄止，意思意思。因为杨子晨给县级和局级领导都打过招呼，凡是看到哪个领导醉醺醺地上班，就让他自觉地滚出去。就这么一句话，刹了酒风，也断了他们的酒路。蒋也哉一看下酒的菜还不错，说：“要喝就把这一瓶酒喝完，不要吊我胃口。”杨子晨说：“我反正只喝两杯，就这么个量。你有本事就把它喝干。”两人就按照杨子晨喝一杯，蒋也哉喝三杯的比例开始喝酒吃菜。第一杯酒喝下去，电话就响了，是市委焦书记打来的。杨子晨拿起电话，用另一只手给蒋也哉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张声。焦明亮说：“子晨，前几天的报纸我都看到了，你干得漂亮。对于公安局局长的问题，要抓紧审查，尽早结案，从重从严惩办。同时，要搞好下一任公安局局长的人选问题。这个人一定是靠得住的人。如果在本县没法解决，我就从外面调一个来。”杨子晨说：“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焦明亮说：“另外，今天下午遇到柳雨佩了，她说你一个月都没回家了。双休日的时候你要回家看看。她一个人带个孩子也不容易的。”杨子晨说：“谢谢焦书记。”

蒋也哉呷着酒说：“焦书记真是很关心你的，还专门给你打电话问问你的情况，还操心着你家里。”杨子晨笑了笑，说：“山风县是全市有名的烂摊子，他不关心行吗？山风县稳定了，全市就稳定了。几十年来的硬骨头，而今还得咱们两人来啃。”蒋也哉说：“你上个月不回家，柳雨佩就没意见？”杨子晨说：“我们这种男人，谁嫁了谁倒霉。你是知道的，我在市政府上班时，经常赶材料加班，也经常说走就走，家就跟旅馆一样。跟领导一出去，就不知哪天回来。我习惯了，她也习惯了。”蒋也哉说：“我不行。最多半个月不回家，老婆就要催我。所以不太忙的时候，每周我都得回去看看，要不然她就跑县里来看我。”杨子晨一笑，说：“你老婆年轻漂亮，是忍受不了寂寞的。一方面是要看你，另一方面是要用你。”蒋也哉长得虎头虎脑的，稍微有点胖，一笑起来眼睛就眯在一起了。他说：“我老婆说过了，如果我胆敢三个月不回家，她就红杏出墙。在师大，追她的男人多的是。”杨子晨说：“那就这样，这周双休日我们一道回去。”

两人一边说一边喝，不出一个小时，就把一瓶酒喝光了。蒋也哉大约喝了七两，脸色煞白。显然他已经足量了。蒋也哉拿着空酒瓶，仔细端详着，说：“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么差的酒。平时再怎么也得喝个名牌。没想到一喝，味道还不错。”

杨子晨说：“其实什么酒都一样，都有酒精，都含糖，都能把人搞糊涂。”

蒋也哉说：“就是，酒就跟女人一样。丑女人跟漂亮女人用起来都差不

多。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不一样罢了。”

杨子晨说：“你小子一说话就谈到女人，难怪你每周都要回去，那是想老婆想的，想得脸上都长疙瘩了。”

蒋也哉说：“那你就对了。想自己老婆的时候是脸上长疙瘩，想别人老婆的时候是心里长疙瘩。”

蒋也哉生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从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只是当了领导之后，身份不一样了，很少开玩笑。大多数时间都得一本正经地生活，而且要板着脸生活，做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连笑都是领导式的笑，全是让职务逼出来的。所以他感到当领导有当领导的难处，当老百姓有当老百姓的自由，老百姓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乱开玩笑，可以胡说八道。当领导就不行，嘴被政策文件管住了，被身份管住了，下面成千上万的人盯着你。嘴成了专门用来作指示下命令的工具。以前是经常谈女人，现在不谈了，不敢谈了。他知道杨子晨也是这样的，在他当焦明亮秘书的时候，当着书记的面像个孙子，一旦离开书记，就变了一个人似的，满嘴七荤八素的。现在，难得两人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寻一回开心。开开玩笑要松弛许多，让酒精通过笑声释放出来。

杨子晨打电话让小郑来收拾桌子上的碗筷。小郑是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县委办当通讯员，其实就是专门为杨子晨负责杂务。小伙子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从来不敢抬头，他害怕杨子晨，他莫名其妙地怕他。三十八岁的杨子晨个子一米八五，坐在那里有种虎虎生威的感觉。办公室的不少人都是这样怕着他，不敢跟他接近。杨子晨冲小郑一笑，说：“我就从来没看到我在你面前笑过。”小郑就笑了一下，又低头擦拭桌子。杨子晨说：“我给你们讲过多少次了，办公室的人要有点朝气，不要成天吊着脸。”小郑依然放松不了，收拾好桌子，端着碗筷出去了。蒋也哉说：“这孩子很老实的。”杨子晨说：“不见得。有一天我突然进来时，发现他正在偷看我的工作笔记本。领导身边的人偷信息出去卖钱的，不是没有过。”蒋也哉说：“要是我发现有人偷看我的笔记本，我就会让他马上走人。”杨子晨说：“当然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只是出于好奇。”两个苦行僧一样的人一直聊到十二点，蒋也哉才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周末下午，蒋也哉和杨子晨就回到市里了。从山风县到金安市一百多公里路，这些山区公路都有一副蛇的模样，蜿蜒崎岖，路况不好，开车一般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杨子晨住在市委机关的家属楼，以前他在市委时集资修建的，一百三十多平方米。他住在三楼，楼上便是市委书记焦明亮的住

处。房子比他的那套稍稍大一点。杨子晨回家没有拜访焦明亮的意思，一头栽进了家里。柳雨佩听说他要回来，提前买了许多菜，迎候丈夫的到来。十岁的女儿杨雪一心一意地等待父亲给她买好吃的。杨子晨每次回家都要给她带点吃的东西回去。柳雨佩和杨雪以为是山风县带回来的。其实杨子晨最清楚，每次他在进家门之前，都会在家门口停下，在附近超市买点女儿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哄女儿一个高兴。他通常不是买巧克力之类的都市食品，而是买核桃、板栗等山货特产，这样好糊弄孩子。

柳雨佩一见丈夫回来，心里就腾起了一团火焰。她说不清是激动还是高兴还是埋怨。总之心里燃着一团火。丈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她要扳着他的身子好好看看。她明显地看出杨子晨消瘦了许多，但精神状态却特别好。女儿到厨房里砸核桃去了，柳雨佩拿出放在客厅里的人体秤，说：“你称称，你是不是瘦了？”

杨子晨看了看秤，说：“你干吗老是要我称呀，又不是生猪催肥。”

柳雨佩就把秤拿到杨子晨跟前，抓住杨子晨的衣服，往过一扯，逼他说：“称称。”

杨子晨站上去了，秤的指针像打摆子一样摇摆起来。柳雨佩看看重量，说：“上一次是一百五十六斤，现在是一百五十五斤，又少了一斤。好好的一斤肉，都是让工作给忙丢了。”

杨子晨觉得妻子细心过头了，每次的分量她都记着。说：“工作忙丢了一斤肉怕什么，又不是别的女人掏走了的。”

柳雨佩仰着脖子，指了指他的鼻尖，说：“我说你杨子晨，量你没有这个胆子！”

杨子晨憨厚地笑笑，说：“那可不一定。你也不想想，一个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县，再说怎么说也有一些漂亮女孩子吧，再说怎么说县委书记也有一些吸引女人的地方吧。你听说过山风县的情况没有，以前一些当官的，大凡有四种情况，一是拼命干的，二是流了汗的，三是金钱办的，四是娇妻换的。”

柳雨佩一听，乐了，嘻嘻笑起来，觉得这官场的名堂也多了，居然还有用娇妻去换一官半职的。柳雨佩说：“舍得用妻子去换职务的，不多吧？”

杨子晨说：“肯定不多。要是多了，山风县不是乱套了？”

柳雨佩说：“前几年，山风县就不乱套了？提到山风县，谁不皱眉头？”

杨子晨说：“那是老皇历了。”

杨子晨从秤上下来，指针轻松地恢复原位。柳雨佩把秤拿走了，开始做饭。她知道杨子晨喜欢吃海鲜，就买了许多海鲜回来。杨子晨也走进去帮她